

导语:

近日,在中国嘉德“大观——中国书画珍品之夜”专场拍卖中,唐宋八大家曾巩唯一传世墨迹《局事帖》以1.3亿元起拍,最终以2.07亿元成交,创造其个人作品拍卖纪录。

一封价值2.07亿元的信

——曾巩传世墨宝《局事帖》的前世今生

曾巩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人物,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。其文受到欧阳修、王安石、苏轼、黄庭坚等的推重赞誉,“虽穷阂绝微之人,得其文,手抄口诵,唯恐不及”,影响极为深广,但其身后,却遗墨渺然。这件《局事帖》是迄今发现的唯一一件曾巩传世墨迹。

《局事帖》全篇包括上款、日期,总共124字。以此次成交价格计算,单字价值167万元,确实称得上是“一字千金”。

《局事帖》为何能拍出如此高的价格?



曾巩 局事帖 (资料图)

人间孤品

曾巩手墨历来难得一见,除《局事帖》外,宋元以后绝少见于诸录。

这是为什么呢?原因是曾巩一生勤于学问,不可能在书法上用力太多。而且自卷入党争并因之外放,曾巩十多年中为求自保几乎不再与人通信,更不主动给京中旧友通信,“巩久兹外补,利在退藏,一切不为京师之书,以此亦疏左右之问。”“僻守陋邦,远违严屏。自便退藏,莫驰竿牍之问。”返京以后,曾巩专注于他的“顾问”之责,为整朝纲,除弊政出谋划策,仅在任中

书舍人的一百多天之内,就书写有制诰、诏、策二百余首。一心国事,私人通信自然无暇顾及。而其前半生因勤于治学,书札手墨也不会多,在文字狱炽烈的时候,一定又人为地被毁。无怪稍晚于他的朱熹,一生留心曾巩的文字:“五十年乃得见其遗墨”。

加之《局事帖》从王芑孙开始,流转于江南几位有财力、目力的鉴藏大鳄手里,迭经千百年人间沧桑,经历代有识者的鉴定递藏,仍然保持着纸墨如新的良好状态。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奇迹,是文博界、收藏界的幸事。

流传有序

在艺术品拍卖领域,流传有序的名家名作一直是藏家们的最爱。而《局事帖》自明清以来,各家藏印皆无疑义,故凿凿可考。

《局事帖》曾被多位重要收藏家珍藏,大致有以下几位:何良俊、项元汴、安仪周、王芑孙、曾煥、费念慈、许源来、张珩、张文魁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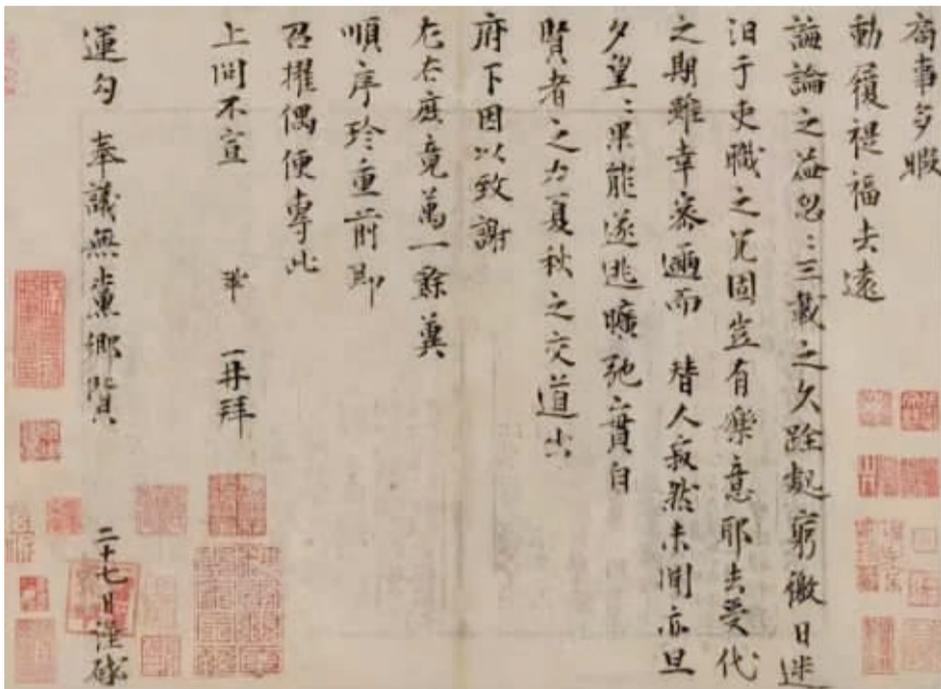
何良俊(1506-1573),字元朗,松江人,嘉靖时任南京翰林院孔目,是一个好读书藏书的学者,久居吴门与文征明等友善,亦好收藏书画,蓄“杨少师、苏长公、黄山谷、陆放翁、范石湖、苏养直、元赵松雪之迹不下数十卷。”他在

《局事帖》上钤盖的是一方“清森阁书画印”,朱文,在纸的左下方。

项元汴,明代最为富赡的收藏家,据多位研究者统计,其藏品至少在一千件之上,大多为历史名作。他在曾巩《局事帖》上钤有七印,分别是“项子京家珍藏”、“墨林山人”、“项元汴印”、“富保世家”(半印,一半在骑缝上)、“橐李项氏世家宝玩”、“退密”。

安仪周,大家公认的清代最有力眼的二大鉴藏家之一。他在《局事帖》上钤有“仪周鉴赏”及“无恙”鹤形印。

安仪周之后,《局事帖》被王芑孙收得,但不久就为曾煥家族所有,钤有“盱江曾氏珍藏书画印”。清末,



“局事多暇,动履褊福。去远海论之益,忽忽三载之久。踈处穷微,日迷汨于吏职之冗,固岂有乐意耶?去受代之期虽密迹,而替人寂然未闻,亦旦夕望望。果能遂逃旷弛,实自贤者之力。夏秋之交,道出府下,因以致谢左右,庶竟万一。余冀顺序珍重,前即召擢。偶便专此上问,不宣。巩再拜运勾奉议无党乡贤。二十七日。谨启。”

它曾入费念慈手,钤有“西蠡审定”的白文印。费氏是晚清著名金石学家,负鉴赏盛名。

民国,它入许姬传、许源来兄弟“天泉阁”,并归之于鉴赏奇才张葱玉。张氏青年时便以善藏闻名上海,吴湖帆等前辈都极为推

重,所收宋元名迹多精品。解放后被聘文化部文物局任处长,为国家征集、鉴赏古书画,有一言九鼎之誉。解放前夕,他经济发生巨变,所收宋元书画及大批名人书札皆变卖殆尽,《局事帖》遂为上海实业家张文魁所得。文魁亦善

鉴,尤好收书法,后定居海外,1996年以其所藏付佳士得纽约拍卖,消息一出,举世震惊,国家文物局亦派专人前去竞争,是中国艺术品拍卖以来质量最高的专场拍卖。曾巩《局事帖》由此闻世,而为学界、藏界矚目了。

几番拍卖

在此次嘉德春拍之前,曾巩的《局事帖》曾两次上拍。

《局事帖》的首次“露脸”是在1996年的纽约佳士得拍卖会上。比利时收藏家尤伦斯夫妇当年是在一位中国收藏家吴尔麓的帮助下,于1996年在纽约佳士得拍卖会上以50.85万美元(当时折合人民币451.91万元)买到的《局事帖》。

第二次出现在2009年北京

保利秋拍“尤伦斯夫妇藏重要中国书画”专场中。2008年出现的世界金融风暴,使得许多海外收藏家急于变现藏品,尤伦斯夫妇将《局事帖》送交保利进行拍卖。曾巩《局事帖》再次现身,当时估价为1200万至1800万元的《局事帖》,不料最终以1.09亿元成交,成为第一件破亿元的中国书法作品,也是内地第三件过亿元的拍品,它被上海一位深藏不露

的收藏家买走。根据收藏家朱绍良分析,曾巩这件书法曾经受到过质疑,但是经过著录的分析比对认定为真迹,因此其价值也经历了迅速提升。尤伦斯先生由此不胜感慨地说:“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了,吴尔麓先生对于我的收藏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。”

如今第三次现身拍卖,以2.07亿元的成交价来看,这幅书法作品20年增值了45倍。

曾巩遗墨——《局事帖》鉴赏

个城市,见面并不容易。”

“踈处穷微,日迷汨于吏职之冗,固岂有乐意耶?”——指自己外放于偏僻的他乡,整天埋没于繁忙的官场事务,哪里有什么快乐啊!

“去受代之期虽密迹,而替人寂然未闻,亦旦夕望望”——朝廷指定的任期已非常近了,但接替我的官员却一点没有消息,早晚都在等待着。”

“果能遂逃旷弛,实自贤者之力”——如果能离开这旷日持久的外放,当然是出自贤者的帮助。”

“夏秋之交,道出府下,因以致谢左右,庶竟万一”——夏秋之交,将便道来府上当面致谢,以表示我的感激之情于万一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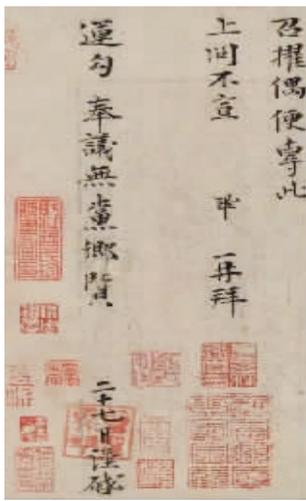
“余冀顺序珍重,前即召擢”——希望你多多保重,并早日得到升迁的机会。”

对于曾巩写信的时间,尹光华先生考证后认为: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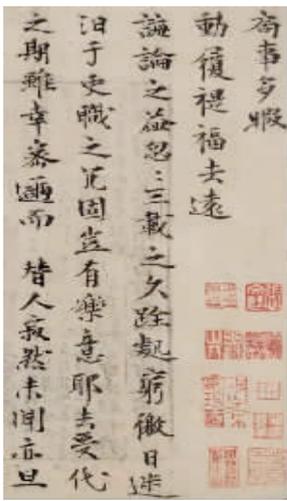
“运勾奉议无党乡贤”——“运勾”、“奉议”是曾巩同乡无

党的官职。而“奉议”这一官名,因避宋太宗赵匡胤名讳,从太平兴国元年(976)起改称“奉直郎”,直至元丰三年(1080)九月官阶改制,才恢复这一官职。此前一百余年,没有奉议郎之称。曾巩在本札末已用此称呼,说明它书于元丰三年九月或九月以后,而当年十月二十六日神宗已召见曾巩,“赐对延和殿”,并结束了外放生涯。因此,这封信只能书于九、十月间。由于信末已写明“二十七日谨启”。而九月至十月二十六日之间只有一个“二十七日”,即九月二十七日,它便是书写本札的确切日期。”也就是说,该信写于元丰三年的九月廿七,距今有936年。其时曾巩62岁,已是花甲老人,外放12年迟迟未能回归京城,信中将自己的沉郁苦闷直白相诉,读来意味深长。写完《局事帖》不久,曾巩终于得返京。但仅过了三年,他便离世了。

据人民网



《局事帖》局部2



《局事帖》局部1